

擱在一邊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初版

擱在一邊 (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王 天 恨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暨各省
世 界 書 局

本書定價改爲四角

自識

倪學成印

這一本集子裏，共是六篇小說；六篇的意境，各各不同，但描寫青年的性的要求與苦悶，却等於一貫相承，分讀合讀，都無有不可的。

現代的青年，大都脫離不了要求性生活的苦悶，這是無可諱言的；我久已預備着赤裸裸的描寫出來，却總有些胆怯。從前的我，正像一個口吃者一樣，期期艾艾，講話也講不清；現在忽然胆子大了，我要補救我的口吃病，首先就要不畏一般自命爲道學家的無聊轟擊！

或者有些人讀了這本書，以爲描寫青年的心理太嫌過分；粗粗的一讀，誠然有些地方像是不近情。但我却有一個要求：就是要求讀者一個人靜靜的回憶自己在要求愛情的時期裏對於異性是什麼心理？一般自命爲道學家的，也希望他冥想一回，自己生平曾否煽動過性的狂躁，而在那時的心理是怎樣？「啞然失笑」，恐怕就是道學家在冥想後的自然結果。

另外沒有什麼話，有，便是希望同情的讀者的批評和指正。

十六年，七月，天恨於上海

目次

一 擱在一邊

二 淪落

三 殘酷

四 一誤再誤

五 錯愛

六 遊戲場裏

攔在一邊

「你既然沒有事，到我們洪正里那邊去坐坐罷。」李承佑在馬路上碰見了鄭逸齋，談了幾句，末後，承佑就這麼說。

逸齋心裏又打算跟他去，又不欲跟他去，躊躇了一會，到底一同到洪正里去了。

那邊是一個僻靜的所在，距離鬧市的中心，大約有二十多里。其中的房屋，倒是很整齊的；從前更僻靜，簡直和鄉村一樣，空地甚廣，後來開築馬路，才漸漸把空地上造了房子；在最近一個月前，通行了無軌電車，地方略爲繁盛起來了，承佑的膩友程芸雲，遷居在洪正里並沒有多時。

兩人上了無軌電車，僅一刻鐘，便到了洪正里；下來後，且談且走，到最後一所屋前，承佑就伸手叩了幾下。

裏面一聲答應，接着聽得樓梯上一陣響，又不一會，門開了，現出一位風鬟霧鬢，窈窕身材的時髦女子來，她的視線，條的即由承佑的臉上轉看着逸齋，笑說：

「唔！鄭先生！許久不見了！」

逸齋從容的說：「大概有半個月不見咧。」但是他的心旌，已不禁砰然一動，

於是三個人先後登樓，承佑在前面走着，很快的進了房間，把長衫脫下來；逸齋故意的緩步些，草帽執在手中，將要跨進房間時，忽

然停了一停，他的背部，就插着一個溫馨細膩的女人胸膛，她笑起來道：

「鄭先生！怎麼你走得好好的又停步呢？」

逸齋也大笑了，說：

「誰曉得你緊跟在我後面呢！」

「什麼？」承佑回身問。

「沒有什麼，鄭先生撞了我一下。」她似乎有興趣的答。

逸齋聽她簡單的說被撞了一下，臉色微微一紅，同時感覺到撞着她胸懷時觸到她兩個綿軟的所在，他的心又跳了，在她是坦然不以爲意，逸齋却好像有一種電流流入了他的血管裏去。

約費了三分鐘，逸齋已把長衫脫下，芸雲替他掛到衣鉤上去，一面請他在衣櫥前一張櫈子上坐下，又倒了一杯茶來，於是招待來賓的手續，就完畢了；他們就開始談話，而把逸齋攔在一邊。

「昨天你曾到車站去接慧娟麼？」承佑立在牀前問。

「去的，她沒有來。」芸雲坐在牀沿上答。

「她不是寫明了昨天來的麼？」承佑又問，却也在牀沿上坐下，和她並肩了。

「我怎麼曉得呢，好笑！」她一手撫弄面湯檯上的一隻瓶子，眼睛不向着他說。

承佑沒有話，在身上掏出烟盒子，取了一支捲烟，在將要把盒子

重新放到衣囊中去時，瞥見了攔在一邊的鄭逸齋，就又開盒取了一支，站起來授給他，他無言的接過，芸雲早把火柴送來了。

「你可要吸烟？」承佑嘻笑着對她說。

「謝謝！」芸雲說。

「我曉得，你不歡喜吸這種烟的，你是歡喜吸……」承佑把一隻臂鉤住她的頸，這樣的說。

「我歡喜吸什麼烟？」芸雲猶不解，瞪着目問。

「你麼，你……歡喜……」承佑大笑，一隻臂愈鉤得緊，伏身到她肩上去。

芸雲明白了他的語意，就在他臂肉上很命的一擰，承佑呼痛，却

丟了香烟，趁勢將她向前一推，她支持不住，斜側着倒了下去，他便也伏在她身上，笑說：

「你好毒！」

「誰教你瞎三話四的？」她說着，掙扎着坐起來，將他的手推開了，掠一掠鬢髮，又說：「還是這麼不成器的，沒有一句規矩的說話！」

「啊啊——你看，紅了一大塊了，毒呀！」承佑將臂上被她擰了的所在，送到她眼前，果然有一塊紅了，他一壁自己用手撫摩着痛處。

她掉過頭去，不看他的臂，說：「叫你吃吃苦頭，下次才不敢這

麼胡說呢！」

承佑突然將臂一舉，擊中她的下顎，她似乎怒了，一回身抱住他，把他接倒，他很矯捷的翻上來，反將她按在下面，她又掙扎，於是她氣喘吁吁的好像吃力，他在大笑。

攔在一邊的鄭逸齋，無聊的吃香烟，先還湊湊趣附和着笑；末後，他大怒，承佑太欺人，我不看，我不能再看，他便走到窗口去，把烟尾擲到樓下，這一擲，似乎用盡了平生力氣。

眼睛避開了牀上的兩人，耳邊却聽得兩人的談話，逸齋不願意聽，偏偏很清楚的送到他耳中來。

「你安的什麼心？只是記望着慧娟？」芸雲說。

「你也來瞎三話四了，我因為是你的親戚，才問及的。」承佑說。

「哼！我倒不是瞎三話四，你的心被我看見了。」

「你怎麼這樣多疑？難道問問女人的消息，就是存着邪念麼？」

「不錯！你是個君子，別人總是多疑。」

「自然呀！世界上只有我這麼一個君子了。」

「君子！好不慚愧！姘了女人，還是君子！」

「這是你誘惑我的。」

「呸！我誘惑你，你真把你的時辰八字都忘記了！」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鄭逸齋的心靈這樣說，同時，他的眼睛紅了起來，引起了一腔孤憤，條的又變了悲哀，條的又變了苦悶，

終於大怒：承佑太欺人，我不能聽，我不能再聽下去；他沒有洩憤的方法，只有拿起茶杯來，將半杯茶一口氣喝下去；他把空茶杯重置到原處時，就看見了並倒在牀上的兩人惱人的姿態；這兩個人，變成他的仇人了。

他想走出去，已走了兩步了，忽然牀上一個人坐直了身子，說：「請坐坐，時候還早咧！」這是芸說的，他又縮回了，彷彿是她贈了他一種慰安的靈藥，他不能不接受，所以又覺得心平氣和起來，坐到原坐的椅子上去。

「是的，時候還不晏。」逸齋這樣答。

「我們好幾天不見咧，今天可以暢敘一下。」承佑還是躺着，但

將頭旋轉過來對逸齋說。

「彼此都忙得很，於是就好像疏遠了！」逸齋笑着說，然而他的笑容却不是出於自然，他很羨慕承佑的自然姿態，像窮人羨慕富翁一樣。

「很美，自己還不相信麼？」芸雲照鏡子，掠髮，承佑嘻笑着說。芸雲拋下鏡子，走到他身邊，在他腿上打了一下道：「我照鏡子又要你瞎說什麼？真是不成器的東西！」

「三番兩次說我不成器，你呢？」承佑伸手握住她的玉腕，她復坐下，瞅了他一眼道：「只有你是不成器的，誰像你？」

兩人的話匣一開，鄭逸齋又攔在一邊去了。

「可惡！可殺！」逸齋的眼睛又紅了起來，羨與妬聯合着，交煉着，心中像火燒一般；他如果再看下去，血管就要破裂，流出皮膚以外來。他有說不出的懊惱、煩悶、悲苦，他覺得世界上的人，竟沒一個善類，都是仇視他，揶揄他的，他也就仇視一切；眼前的一男一女，仇恨更大，在這時候差不多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了；從前他僅仇視女人，這時候知道男人也不是好人了，於是他的心弦上便彈出一種淒涼音調：

「唉！他們都揶揄我，把我當着木石看待，仇視着我還當我不覺得，好好狡呀！唉！我真的是木石麼？」

「哼！又這麼並着頭談話了！」逸齋看着，暗暗說了這一句，就

他忙立起，仍步到窗口來，耳中依然聽得清楚他們的談話：

「……………」

「……………」

「……………」

「……………」

「天氣太暖，昨天的汽水還有麼？」承佑坐起來，拭一拭額上的汗說。

「還有一瓶。」芸雲跟着也坐起來。

「那麼，可以拿出來吃了。」

「恰好鄭先生在這裏，大家吃。」